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劍 第六回 第七節

出了假磚門，順著地道向南去，走至地窖子的北後門，一扇關著，一扇掩著。賀照雄探頭向裡觀看，一看裡面是三間禪堂，坐北向南，北面的窗戶，屋中燈燭輝煌，外面地窖子有掛燈。賀照雄手背著鋼刀，叫道：「小和尚，你們出來一個，媽媽叫你們去呢。」小和尚問道：「哪位？」賀照雄說：「是我。」

小和尚走出來一探頭，賀照雄一伸手，揪住小和尚的耳朵，照著小和尚脖子上就是一刀，將死屍拉著，靠到東面地窖子牆，又叫道：「小和尚，你們倒是出來一個呀！」小和尚又出來一個，賀照雄又殺了一個，兩個死屍擲在一處。再叫小和尚，裡面的小和尚說道：「怎麼去了兩個啦，還招呼呢？」這個小和尚遂留了神啦，剛一探頭，賀照雄一伸手，這個小和尚抽身向裡便跑，賀照雄在後便追，追到禪堂屋中，手起刀落，將第三個小和尚斜插柳一刀，小和尚倒在地板上。法慧僧一怔，賀照雄並不答言，將兩旁邊站著的五六個小和尚，用刀一路亂刺。法慧僧方才站起身形，賀照雄縱起身來，照著和尚便刺，和尚一抓桌子腿，向賀照雄翻去，桌上酒菜撒了一地。賀照雄這一刀正刺在桌子上，和尚一轉身形，由門後抄起三股烈燄叉，遂問道：「什麼人？」此時賀照雄由桌子上撤出刀來，遂用手一指：「大膽的凶僧！奚家屯的奚老先生之女，前來燒香還願，你敢隱匿不獻？大太爺是安樂村賀家堡的賽孟嘗賀照雄是也。」和尚一聽，心中一怔。和尚知道，賀照雄是有名的人物，倘若勾引官兵前來，這場官司不好打，並不是怕賀照雄的本事。和尚一想，一不作二不休，索性將賀照雄結果了性命，就算完啦。

賀照雄此時舉刀便刺，和尚仰起叉來便搪，賀照雄不敢碰和尚的叉，順勢便划和尚的雙手。二人在地窖子之中，戰了二十餘個回合，和尚的叉將賀照雄的刀叉住，向上一抖頭，說聲：「撒手！」賀照雄身不由己，單刀出手。和尚的叉奔賀照雄胸前便刺，賀照雄用了兩個野馬分鬃的招數，賀照雄可不敢前進，只有後退之能。擠到西面上這行柏木樁子上，和尚是急勁，恨不得一叉將賀照雄叉在樁子上，按足了膂力，照定賀照雄胸前刺去，賀照雄將身軀向南一閃，和尚的叉刺入柏木樁子上。和尚向外一撤叉，賀照雄由和尚的叉桿上縱過來，和尚一伸左腿，照定賀照雄便踢，賀照雄將身軀向東一閃，和尚的腳踢空，和尚的叉仍在柏木樁上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和尚踢賀照雄落空，左腳落地，右腳一踹樁子，將叉由柏木樁子之上將叉撤出來，舉叉向賀照雄便砸，賀照雄向北一閃，未留神腳底下死的小和尚，竟將賀照雄絆倒，和尚見賀照雄栽倒，雙手抱叉便紮。賀照雄武學雖然不十分精，他可是雜學，在家練武之時，山南的海北的，到了賀宅，沒有不招待的，朋友臨走的時候，有過意不去的，便對賀老爺道：「賀兄，在下有幾手笨藝，地躺的招數，我在你面前獻獻丑吧。」在武學之中，這就是要傳授武藝，賀照雄是有教的便學，所以他是雜學。和尚抱著叉這一紮賀照雄，賀照雄遂施展地躺招的工夫，和尚使的力大，賀照雄閃開了叉，和尚便將叉紮入地板之內。和尚拔叉的工夫，賀照雄便向北翻，和尚在拔叉的時候，擋著北面的門，不容賀照雄出去，拔下叉來再紮，賀照雄仍是就地十八滾，燕雲十八翻。和尚忽然靈機一動，心裡暗想：「我為何不用叉舉起來拍他？再不能叉入地板了。」於是換招，舉起叉來拍賀照雄。賀照雄此時頭東腳西，仰面看著和尚舉起叉來，賀照雄心中暗想：「悔不聽吾妻之言。淫僧舉起叉來就叉，倘若亂叉，吾命休矣。」

正在此時，就見北面地道中一人，一縱一丈多遠，兩縱進了地窖子。和尚一看就是一忙，原來是個大腦袋，頭如麥鬥，身量三尺多高，頭上的短頭髮有三寸來長，壞棉袍多厚的油泥，頭上挽著一個疙疸髻，破布條與草繩擰的腰帶子。和尚問道：「什麼人？」老劍客用手一指和尚，說道：「淫僧！震三山撼五嶽鬼見愁大頭鬼王夏侯商元是了。你隱匿奚老者之女，已被某救出去了。」此時賀照雄已經站起身軀，聞聽是大師伯夏侯商元，心中這才放心。和尚聞聽說道：「真是聞名不如見面，原來是討飯的。」說著話用野雞抖翎的招兒，將叉向外一擋。

老劍客八步趕站童子功，草鞋一點地，成心要賣一手兒，向上一縱，大腦袋幾乎頂著地窖子的上板。和尚一想：「這個人還稱得起劍客呢？容你落下來，後腰上給你一叉，就是金鍾罩也將你砸折了。」他哪知道老劍客是夜行眼，童子功，黑天白天看的一般遠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容老劍客由上面落下來之時，和尚平著叉向老劍客打來，老劍客一彎腰，踏在叉桿之上，猶如棉條兒一般，和尚悠了兩悠，老劍客頭朝下一落，手一按地翻身站起。賀照雄在一旁看著，不住的驚訝，平生未見過這樣的武學，只見法慧僧的叉吞吐撒放，撒花蓋頂；老劍客閃展騰挪，暗藏著貓躡狗閃，躡高縱矮，內隱著兔滾鷹翻，陡轉如環。

賀照雄一看，這才知道自己藝業不高，和尚忙活了半天，連老劍客的破棉袍都沒有沾著。老劍客說道：「凶僧，我將奚家小姐已經救出去啦，這是與你開開玩笑。你不用著急，我站在地上不動，你打我兩叉看看。」老劍客遂伸出兩隻胳膊，站在那裡不動。伸胳膊為的是護頭。凶僧掄起三股烈燄叉，照著老劍客的軟肋梢打來，這一叉「吧嗒」一聲，正正打上，老劍客向上一進步，讓過了叉盤子，將叉挾住，遂說道：「我可沒躲。你該挨打啦，一對一下的。」和尚心裡暗想：「我可受不了。」

兵刃似自己的命一般，和尚焉能放鬆，擎著叉桿，與老劍客要較勁。你道老劍客在蕭金台舉過石香爐，那是多大的膂力呢？

和尚與老劍客較勁，老劍客遂將凶僧舉起四五尺高，向地下一甩，凶僧將叉鬆手。老劍客平生沒害過性命，今天是急勁，拿過叉來，手執叉的尖子這頭，用叉鑽照著和尚的腦袋上，就是一下子，和尚急忙用縮頸藏頭之法，向下一縮頭，叉鑽正紮在腦袋左邊，將頭皮劃破了，鮮血當時流下，眯了和尚一隻左眼。

和尚轉身就跑，奔南面上的四扇垂花門，出了垂花門奔地道，和尚的用意，他想老劍客必追，將老劍客引到前面的地道門那兒，老劍客必不知有消息，掉在網裡，將老劍客擒著，然後捉拿賀照雄易如反掌。哪知道老劍客是童子功，八十七歲正身的童子功，黑夜可作楷書。和尚在前頭跑，老劍客在後頭追，遂叫道：「照雄隨我來！」追到地道要出門的那兒，老劍客嚷道：「照雄啊！你的火折還有嗎？」賀照雄說：「有。」老劍客說道：「你將火晃著，要出地道兒。堵著門是轉環板，板底下是網，掉在裡頭就得被擒。到那兒別直走，靠牆南有面頭台石，向南縱到階頭台石上，登台階出地道的門，在我背後緊緊跟隨。」和尚在前面一聽，心中暗想：「乾啦，他全都知道了。」

和尚由地道之中出來，一拉銅環子，出了月洞轉環門。老劍客的腳程要追和尚可不費力，皆因為後邊有賀照雄，賀照雄在地道里打著火折子走，哪跟得上老劍客呢？因為賀照雄沒跟上老劍客，老劍客在地道外等著賀照雄，比及賀照雄由地道出來，老劍客一叉桿將月洞轉環砸落。

就在這個工夫，法慧順著花園子向南跑，跑到東禪堂的北院，一邊跑著一邊喊：「大師兄，了不得啦！現在劍客震三山在地窖子裡，由地窖子裡追出我來啦。快出來吧！」此時就見東院各禪堂中，縱出三十來個和尚，俱都是短衣襟小打扮，手擎合手的傢伙。老劍客叫道：「照雄你在北面等候我，待老夫獨鬥眾淫僧！」你道這三十多和尚為何這樣齊整呢？皆因為昨日勝三爺等在廟外與法慧鏖戰，廟裡的和尚故此有預備。這三十多和尚之中有一個老道，正是七星真人趙昆福。老劍客手擎著叉，引頭在前，賀照雄在後，法藍僧懷抱著亮銀梅花奪，大聲說道：「來者是夏侯商元麼？你也是道門之徒，為何攪鬧佛門善地，殺害廟中僧眾？」老劍客大怒，罵道：「猴兒崽子！你還裝好人呢？染污了佛門淨地。現在我將奚老先生的女兒救出廟去。還有多少案都是你們所為？大膽的凶僧，竟敢將降香的婦女隱匿廟內。錢塘縣現在出了七案，如其不將少婦長女都與我獻出來，我把你們這一群猴兒崽子都打壞了！你們這群猴兒崽子，莫倚人多勢眾。」和尚亮銀梅花奪一分，上前一近身，老劍客手執三股烈燄叉，叉頭向裡，叉桿向外，按棍使用，亮銀奪向前一遞，被叉桿磕出去，和尚就覺著虎口發酸。和尚自知氣力不敵，不敢砸老劍客的傢伙，但是亮銀奪吞吐撒放招數神妙，老劍客的叉當棍使，和尚的亮銀奪拿不著叉。和尚雖然氣力不敵，他的藝業高強，這二位，一個是道門長門的，一個是僧門長門的，兩個長門的弟子戰了五六十個回合。正殺得難解難分，惡道七星真人在旁念了一聲：「無量佛。大師兄為何不用絕藝呢？」法藍僧恍然大悟：「我有香砂迷魂袋，為何不用呢？何必費此氣力？」亮銀奪虛點一招，縱出圈子外，將奪交於左手，伸手

由兜囊之中，撒出香砂迷魂袋。香砂迷魂袋頭上有皮口袋，口袋上有梅花孔，先向自己鼻子用手指一彈，聞瞭解藥。老劍客借著燈光一看，心中暗想：「此袋沒有破法，有心要走，大腦袋一晃就走啦，群僧決追不上我，無奈有賀照雄在後邊。」

老劍客一著急，一頓足將就地的方磚踩裂，一掉叉桿，將翅子朝外，遂說道：「你要打香砂袋，我就用叉叉你。」和尚香砂迷魂袋，離著遠了夠不著，遂向前欺身，老劍客的叉就要出手。

正在此時，東禪堂上咳嗽一聲，說道：「掌院當家的休要使暗器，俺勝英來也！」又聽一人說道：「大師兄休要擔驚，貧道諸葛山真來也！」又一人喊道：「弼昆在此！」來了一僧一道一俗家，勝三爺手中托著明晃晃的金鏢。這段書殺得天翻地覆，名為勝三爺兩隻金鏢破寺院。為何兩隻金鏢呢？指鏢救友，給了黃昆一隻。老兄弟四位，黃三太小弟兒六位，由莫家店來的，歐陽爺與小弟兒們未敢進廟，手中也沒有傢伙。歐陽爺說道：「你們老哥兒三位進廟，我得便與他們找傢伙去。」故此歐陽爺也未進廟。法藍一見勝爺金鏢在手，勝爺的鏢有名，人所共知，和尚明知自己要用香砂袋，勝英他必打鏢，鏢能打得遠，香砂袋不能及遠。自己一想，難討公道，遂將香砂袋還於兜囊之中。勝爺說道：「現在廟中隱匿奚家女子，還有別的案子，當然也是你等所為。你去請老當家的去，勝某與老當家的有話講。」

正在此時，就聽廟內鐘響，皆因老劍客由地窖子之中追出法慧僧的時候，早有和尚報於老方丈，老方丈本打算不出頭，後來又聽說是劍客到了，又聽說勝英也到啦，老方丈打了一個唉聲說道：「前日推算一卦，十日之內有血染衣襟之禍，此乃天數也。」遂吩咐小和尚擊鐘，齊集了一百多和尚，都手執兵刃，奔東院而來。群僧進了東院的月洞門，俱都雁排翅排開，勝爺一看，老和尚背後，有兩對小和尚，這四個和尚俱都是精神百倍，氣宇不凡。這正是老和尚五徒弟法吉、六徒弟法祥、七徒弟法如、八徒弟法意。再往後有兩個和尚，身軀魁梧，搭著龍頭鳳尾的如意架子，架子上放著亮銀方便鏢，鏢桿有胳膊粗細，鏢頭三面是刃，鏢尾有大月牙兒。這條鏢，在少林寺由宋太祖所封，自有少林寺就有這條鏢，為鎮少林寺之物，永久未出過世，此次老和尚出來遊方，忽然將它帶出來了。也是天數，按說這宗東西不是打仗用的，是和尚埋白骨所用之物，如今老方丈，拿方便鏢當作兵刃。此鏢重有一百來斤，除非壁和僧，誰也用不了。勝爺看罷，整整鴨尾巾，攏銀鬚，拱背躬身，叫道：「老師傅，弟子勝英拜見。」壁和僧叫道：

「勝俠士！你乃替天行道之士，為何殺害我廟中的和尚？」勝三爺叫道：「老師傅！可惜你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弟子焉敢攪鬧佛門淨地？老師傅，你有失查之過，這寺院之中，不知有多少婦女。有弟子之徒弟賀照雄之未婚妻，奚家屯奚老先生之女，前來廟中降香，被你寺內的僧人隱匿不獻，奚老先生在縣衙告狀，派官人前來搜查幾次，未見奚家之女，現在被我大師兄救出了寺院。既然有這一案，其餘那些案不問可知，也必是老師傅廟中的僧人所為。老師傅大慈大悲，將這些婦女俱都獻將來，叫這些婦女們全都骨肉團圓，散而復聚，豈不美哉？」老和尚一聽，慈眉倒豎，遂說道：「如有此事，就是貧僧獲罪於天，貧僧我必清查白蓮寺，將肇事之人，必照戒規處治；再不然，我將這些不法的僧人交與府縣衙門。賀施主是大善士，施捨四輩子了，他來到白蓮寺，殺了些小和尚，是替我除害群之馬，那算作為罷論。」說至此處，用手一指老劍客，問勝爺道：「此人就是夏侯商元嗎？」勝爺答道：

「然也。」又指著諸葛道爺說道：「此人就是你的二師兄諸葛山真嗎？」勝爺答道：「不錯。」和尚又指紅蓮羅漢弼昆長老問道：「他是你的師弟弼昆麼？」勝爺說道：「正是我的師弟。」老和尚問畢，復又說道：「我平生不開殺戒，如今被汝師破了我的金鐘罩。沒有別的，我將你們羈留幾天，你師傅必來，等你師傅來了，我們兩個人有交代。我也不與你們動手，你們也不是貧僧的敵手。」勝爺低頭不語，一旁怒惱了老劍客震三山，夏侯商元說道：「老猴崽子，你別不知自愛啦，你要羈留老太爺，老太爺將你掰壞了。勝英後退，看我的。」和尚說道：「夏侯義士，你失言了。」

老劍客說道：「你這兒不是杭州官府，我們沒犯王法，你敢言羈留老爺子們，你是胡說。」說著話，一抖三股烈燄叉，縱起來便打，老方丈回手抄起方便鏢，向上相迎，就聽「噹啞啞」一響，老劍客倒退了兩步。老劍客將叉按棍使，上下翻飛，老方丈橫攔豎架，蔽住了招數，這條鏢使活啦，分上中下三百六十鏢，就聽鏢使得嗖嗖帶風。勝爺擔驚害怕，金鐘罩要叫鏢打上，也得骨斷筋折。勝爺心中暗想：「這都是為我們爺們，要不然吾大師兄豈能到這裡呢？」勝爺想到這裡，遂叫道：「大師兄與老師傅合上招啦，不能分出勝敗。且請下退，小弟陪著老師傅走幾趟。」老劍客心中暗想：「老方丈這條鏢使活啦，我是不能戰勝他，我師弟有鏢，倒可以贏他。」老劍客思想至此，遂虛晃一叉，縱出圈子外。勝爺提刀，夠奔近前，老方丈的鏢向勝爺一晃，勝爺一閃身，魚鱗紫金刀接架相還。二位各使平生學業，魚鱗紫金刀不敢碰鏢，方便鏢也碰不上勝爺的刀，老方丈修行眼亂轉，要看刀法步眼，還得讓勝爺。二人正在酣戰之間，南面上的僧人之中，一聲無量佛說道：「為何不施展絕藝，將勝英等一鼓而擒？」老方丈自己的奇方，配的香砂迷魂袋，只傳與大徒弟法藍、二徒弟法慧，自己沒有用過，這回被老道提醒，由兜囊中取出香砂迷魂袋，自己聞瞭解藥。勝爺一看，心中暗想不好，將刀交於左手，伸手登鏢。和尚一看，心中暗笑：「我專接暗器。」思想至此，向上進步。諸葛道爺打稽首，念無量佛，一籌莫展；大腦袋直晃，也是沒有法子。

正在此時，就聽月洞門外，佛殿廟脊上，一聲：「無量佛，善哉，善哉。貧道來也！」一道立閃。此人在廟脊上獸頭藏著看呢，由脊上一道立閃相似，三四縱來到月洞門，在勝英與老方丈當中一站，念了聲：「無量佛。勝英為何與汝師伯交起手來？還不後退！」勝爺啞啞連聲而退。你道艾道爺怎麼來的呢？

自播台散後，老劍客艾道爺遂在鄉村閒遊，聽說本地出了失去婦女之事，艾道爺訪了多少庵觀寺院，並無有下落，有心要訪察白蓮寺，又恐僧人施展香砂袋。累次研究破此物之法，還請了一位女劍客，為的是抵制香砂袋，如今劍客研究成了破香砂袋之法，這才前來竊探白蓮寺，正趕上勝爺等與老方丈動手。

比及老方丈取出了香砂袋，鏢行大眾都在計無所出之時，艾道爺這才露面。老劍客面向南，這才向老方丈打稽首：「師兄別來無恙？大師兄乃是參修之士，何必與勝英他們一般見識？看在小弟之面，饒過他們吧。師兄你來看，我的四個徒弟都在你的面前呢，他們倘有不法行為，或做了傷天害理之事，貧道決不輕饒。大師兄，你現在有失查之過，你知道嗎？你的二徒弟法慧竊盜少婦長女，現被吾之弟子、震三山夏侯商元，將奚家屯奚老先生之女救出白蓮寺。既然隱藏奚家之女，別家所丟的婦女不問可知，也是令徒所為。請師兄將那些婦女們俱都釋放，叫他們夫妻母女骨肉團圓，豈不美哉？咱們僧道淨講慈悲為懷，將她們這些婦女們若永久藏在廟中，豈不有失大師兄半生慈善之旨？現在這個地方有七家丟失婦女之案，連奚老先生這一案，共是八案了。師兄若放出這些婦女，吾師徒與大師兄賠禮。」

老方丈聞聽，機伶伶打了一個冷戰，遂說道：「阿彌陀佛，道友，果有此事，貧僧真是獲罪於天了，我必當清查白蓮寺，將同作此事之人，按戒規治罪。但此是一事，惟有貧僧八九十年的苦功夫，前被爾破了十三太保橫練功夫，道友就是不到白蓮寺，我養了一百日氣功，我必找道友分個上下。你今日既來了，咱們二人須要分一個輸贏，這又是一事。你我分輸贏已畢，再將犯戒規之門徒，按規處治。」艾道爺說道：「無量佛，貧道素不練功，已成無用之人。恕過了小弟吧。」和尚說道：「道友，你縱有蘇秦之舌，貧僧也不能聽。貧僧非與道友一同開殺戒不可。」艾道爺說道：「無量佛，師兄非此不可，貧道只好奉陪。大數來臨，貧道豈能脫過？請師兄上招吧。」

老方丈方便鏢換於右手，剛要動手，前面站著四個徒弟，五徒弟法吉說道：「師傅你戰了勝俠士，又與夏劍客戰了一回，你已乏了，待弟子會一會艾道長。」語畢，亮銀如意一分，就要進招。艾道爺一看是一個小孩子，念了一聲：「無量佛，師傅法名怎麼稱呼？」法吉說道：「貧僧名叫法吉，排行在五。自幼出家，拜壁和僧長老為老師。」艾道爺說道：「自古僧道是一家，動手之時是點到而已，千萬莫下絕招。」艾道爺向勝英說道：「你過來，與這少師傅接招。」勝爺聞聽答應：「謹遵師命。」拉刀來戰法吉。法吉雙如意一晃，夠奔勝爺鴨尾巾，勝爺一閃身，如意走空；第二招推如意奔面門，勝爺又一閃身躲開；雙如意又向左右二肩頭，勝爺一閃身軀。法吉說道：「勝俠士因何不還招？」勝爺說道：「師傅你是八大名僧之中的高明人，故此讓你三招。」法吉說道：「勝俠士不用相讓。」雙如意掛兩肋而來，勝爺這才還招。勝爺這一與法吉還招，可比不了平常的動手，此時兩方面俱都是老

少三輩觀看，故此勝爺施展勝家獨門八卦絕命刀，法吉的如意，摘戮撕捋，以力降勝爺。戰的工夫稍然一大，勝爺步眼一散，由北一撤步，法吉年輕，以為勝爺是真敗，雙如意直奔勝爺二肩頭，勝爺一翻身，如意落空，勝爺就勢裡手一刀，法吉頭上的月牙蓮子箍被魚鱗紫金刀削去，震得僧人頭痛，抹頭向正南而敗。勝三爺說道：「承讓，承讓。」法祥見師兄法吉落敗，縱身過來，叫道：「勝俠士！法祥奉陪幾招。」勝爺又讓了三刀，第四刀魚鱗紫金刀接架相還。雙如意對單刀，戰二十來個回合，勝爺佯輸乍敗，法祥向北便進，口中說道：「不見勝敗不能罷休。」

狗上了步位，一隻如意奔右肩頭下，一隻如意奔左臀部，勝爺燕子翻身，雙如意走空，勝爺的刀向和尚右耳平掃而去，法祥見刀臨切近，縮項藏頭式。和尚向下一低頭的力量甚大，將七八寸頭髮就飄起來啦，正被魚鱗紫金刀掃上，頭髮紛紛落地，眾人俱都愕然，法祥也敗歸本隊去了。法如見六師兄落敗，縱身奔當當中，叫道：「勝俠士！我五師兄、六師兄俱都落敗，小僧法如願奉陪勝英俠士走幾趟。」法如一出來更顯著鮮明，亮銀月牙蓮子箍，亮銀雙如意，黑真真髮髻飄灑兩肩頭。勝爺仍然讓了三招，第四招接架相還。法如掌中的雙如意，神出鬼沒，上下翻飛，摘戮撕捋，拘掛稠拿，雙如意帶風聲。勝爺一看，法如雖然年青，藝業高強。此時勝爺臉面微見汗跡，遂使了一招仙人解帶攔腰斬，奔僧人肚臍上，雙如意一擋魚鱗紫金刀，勝爺抽刀，抹頭敗式，遂說道：「七師傅，勝英氣力不敵了。」語畢，向北而跑。法如在後一語不發，在後便追，夠上部位，雙如意一隻奔後腦海，一隻奔後心窩。勝爺此時早將魚鱗紫金刀交於左手，刀柄頂在心口窩上，尖朝外刃朝上，右手註銷一隻金鏢來，容小和尚的雙如意看看到了勝爺腦後，勝爺一翻身，口中說了一聲：「打！」勝爺的鏢奔的是法如上身，法如見勝爺鏢奔上身，急忙一閃身，哪知道勝爺的鏢奔上身是虛的，法如一閃身的時候，鏢奔法如的腿腋打去，法如欲待躲閃，焉得能夠？正正打在腿腋之上，法如被勝爺打了一鏢。勝爺見法如帶鏢而走，遂叫道：「七師傅，你向哪裡走！」法如不語，遂向本隊而走。勝爺心中甚著急，三隻金鏢被黃昆帶走了一隻，剩了兩隻啦，若如法再帶去一隻，就剩了一隻啦。一看法如跑在本隊內，將鏢起出，擲在一旁，勝爺這才過來，俯腰伸右手將鏢拾起。

此時八師傅法意見自己三個師兄，俱都敗歸了本隊，明知道自己出去也白費，但在此時也不能不出來了，遂暗將雙如意舉起。當時北邊的人看得明白，都知道法意是要暗害勝爺，賀照雄叫道：「師伯，看那一個小和尚要暗害吾恩師。」諸葛道爺說道：「臨大敵，不要多言，只許看著。」賀照雄心中甚為不悅，自己暗想：「眼看敵人暗算我的恩師，諸葛師伯何以不叫多言呢？」正在此時，就見法意一縱身軀，直奔勝爺背後而來，舉起雙如意，照定勝爺腦後便砸，只見勝爺向後縮身，雙如意落空，緊跟著勝爺一翻身，就是一鏢，這一鏢正打在法意肩窩之上。兩方面觀者沒不咋舌的，賀照雄才知道諸葛道爺是久經大敵之人，見過陣勢，暗中佩服諸葛道爺有先見之明。

法意當時趕緊起了金鏢，擲於地上，滿面羞慚敗回了本隊。

勝爺拾起金鏢，還於囊中。

此時老和尚四個愛徒俱被勝爺所敗，慈眉倒豎，善目圓睜，一合方便鏟，走至當中，就要與勝爺較量雌雄。艾道爺念了一聲：「無量佛。」縱在當中，叫道：「勝英！須知尊卑長幼，不許無禮，那是你師伯。」此時勝爺正熱汗直流，聞聽老師之言，啞啞連聲而退。和尚念了一聲"彌陀佛"，方便鏟的大月牙子直奔艾道爺哽嚥喉來，艾道爺急忙縮身軀，將身軀縮下二尺，方便鏟由艾道爺頭上過去。艾道爺叫道：「師兄！你是慈悲之人，何必如此？你先將被難的少婦長女放將出去，叫她們骨肉團圓，豈不比你我私爭勝強多了？」和尚並不答言，仍然遞鏟直取艾道爺，艾道爺讓過了三招，這才撤背後的寶劍，與和尚接架相還。和尚三十六鏟，猶如蛟龍出水一般，只見方便鏟上下翻飛，艾道爺的寶劍，金光燦燦，恰似銀蛇亂竄。兩旁邊之人，俱各目瞪口呆，此時和尚叢中，萬惡的老道念了聲：「無量佛，大師傅為何不使絕藝，將勝英等一鼓而擒？」和尚聞聽老道之言，心中暗想：「我真是當事者迷。」將鏟向左手一交，右手取出香砂迷魂袋。艾道爺見和尚取出香砂迷魂袋，微然一笑，將寶刀背於背後，由兜囊中取出兩個竹筒，這兩隻竹筒，七寸餘長，都有雞卵粗細，這兩竹筒底下都有底，一個裡面套著鋼筒，一個裡面套石筒，每筒之中裝著硫磺礮丸七粒，如同檳榔大小，此物專能破香砂迷魂袋。和尚一見香砂袋，艾道爺將口一磨，筒口火星亂冒，將筒兒向香砂袋上一打，硫磺礮丸打出，直打在和尚的香砂迷魂袋上。香砂袋就怕水火，見火就著，硫磺礮丸打在香砂袋上，猶如油與火過一般，當時火光轟然而起，將和尚的鬚鬚眉毛，俱都燎著。和尚拋了香砂袋，舉鏟與艾道爺一死相拼。艾道爺說道：「師兄太執迷不悟了，我能容師兄，恐怕還有不能容師兄的呢。」語畢向正面禪堂上一擺手，說道：「道友何在？」就見由正禪堂上，一道立閃相似，縱下一位道者，先落在平台上面，然後再縱到艾道爺切近。眾人一看，俱都一怔，原來是一位帶發修行的女道姑，看年紀似三十許。其實乃是六十三歲的一位黃花女。落在地上，手執寶劍，向壁和僧說道：「道友，你空修行一世，不分善惡，不懂好歹。你的徒弟搶女姦淫，你不但不自思己過，按戒規懲治，你反護短，以勢相殺。誰無父母兄弟妻子，無故使人骨肉離散，於心何忍？」方丈聞聽，低頭不語。

此時萬惡的淫僧法慧早聽的明白，心中暗想：「這個事情已經鬧大啦，將來無論勝負，我也不能免於死罪。莫若我來一個先下手為強，我將這個道姑引到廟外草塘之中，先將他姦淫完了，然後帶著一走，我們兩個四海為家，他比我還年少得多呢。」萬惡的淫僧法慧思想至此，由身旁的和尚手中奪取一把大戒刀，縱到道姑切近，說道：「你是一個道姑，無故的加入作甚？不要走，且吃我一刀。」艾道爺在旁邊說道：「道友，這就是為惡之魁。錢塘、仁和兩縣所出的案子，都是此人所為，知道的已經有了八案，不知道的還不知有多少呢。」艾道爺這一句話，生死簿上勾了淫僧的名姓，若論他的罪名，應當零剮都不為過。淫僧的戒刀奔道姑肋肩帶背刺過，道姑一閃身形，寶刀向戒刀一壓，就聽噲的一聲，將戒刀一分兩斷，然後寶刀如風掃敗葉，由和尚脖頸而過，頭屍兩分。此時南面的和尚一陣大亂，老方丈又羞又愧。

艾道爺回頭叫道：「勝英！你看看七十多歲的人，作事總是疏忽。你看惡道眼珠亂轉，他又要三十六著走為上策，他多少次都是這樣趁亂逃走，他這回又要走了。他要是從此海走天涯，多少長女少婦被他所害的，俱都冤沉海底，你的仇從此永不能報了。你附耳過來。」勝爺低頭，艾道爺在勝英耳畔如此如此。勝爺點頭，伸手一拉諸葛道爺與弼昆長老，哥兒三個由白蓮寺北後牆過去，要暗中捉拿趙昆福。哥三個這一出去，猶如撒下天羅地網，惡道想要逃走，勢比登天還難！哥兒三位在廟之四外暗候老道，這且不提。單說惡道七星真人，見法慧被女俠所殺，自己暗想：「我與勝英一天二地恨，三江四海仇。他若得手，豈能饒我？我趁此一亂，何不逃走？」七星真人趙昆福主意拿定，遂暗暗奔東禪堂，由東禪堂南院，縱身躡上禪堂，滾脊爬坡向東而逃。當日晚間，陰雲密布，星斗無光。惡道來到東群牆，見高聳大牆，直插霄漢，方要上牆，就見一道黑影在牆上一晃。惡道不敢上牆，順著東群牆又向北逃，心中思想：「廟後邊必清靜。」惡道走到廟後花園子，又見有人影兒，惡道以為是有人要捉他，由背後撤出寶劍一晃，走向前去，原來是風吹花影。惡道轉至北牆根，留神向四外觀看，見牆根下有婦人迎面而立，黃素素臉面。惡道心中一動，三月間曾取過一個婦人的紫河車，又取了婦人的眼睛，此婦人好似五月間所殺的一樣，又看見一個二十來歲的少婦，圓方臉兒，惡道又想起春天時曾開一少婦之膛，小孩都要生產啦，將孩子及大人的眼睛，俱都取出；去年八月間開膛一個少婦，黑微微的臉面，四五個月的小孩，也似在面前站立一般。原來這都是惡道疑心生暗鬼，哪有鬼來呢？自己長著膽子走到牆下，並無所有，這才擰身上牆，下了大牆向北去。走著道兒，腿直打旋，土地發軟，惡道以為是鬼揪他呢，低頭一看，原來是昨日要埋黃三太他們的坑，土尚未實呢。惡道順著東邊的草塘向北去，就聽東邊草塘之中「撲啦」一聲響，惡道心中一驚，止步觀看，就見葦子向兩旁一分，縱出一人，手中明晃晃寶劍一晃，口中念道：「無量佛，你認識貧道諸葛山真嗎？」聾啞仙師合著寶劍。

惡道心說：「我戰不過他的寶劍。」回頭要走，又聽一聲：「阿彌陀佛，弼昆在此。」手中擎著寶劍，惡道心中暗想：「我直奔西湖岸吧。」抹頭要走，北面樹林中一聲：「雜毛王八羔子，昨天晚上，你出主意要活埋我，今天我可要宰你個王八羔子。」

惡道一聲長歎，心中暗說：「仍回白蓮寺吧，這三個把守三面，我焉能逃走？」轉身再回白蓮寺的後群牆，離群牆有兩丈遠，

就見牆上一人，銀髯亂飄，手中明晃晃的單刀，說道：「趙昆福，你認識勝三爺嗎？」趙昆福不由的打了一個寒戰，心中暗想：「這四個人四面將我圍住，我如何能走？」此時就聽有人喊道：「小子！黃三哥把住東北，楊香五把住西北，蕭銀龍把住東南，我把住西南，張茂龍、李煜在四外放哨。」惡道向當中一退，說道：「姓勝的，是單打獨鬥，還是群毆？」勝爺說道：「闖蕩江湖一世，沒有兩個打過一個。」語畢，勝爺由大牆上飄身而下。惡道舉劍照定勝爺就劈，勝爺施展進手絕命刀，惡道抖擻精神，雙劍越殺越勇，勝爺使到四十餘招，用絕命三刀，紮胸前，掛兩肋，老道雙劍向下一壓，勝爺反手左肋一刀，魚鱗紫金刀紮進去有半尺餘。勝爺手托著刀把，惡道吼了一聲，雙劍撒手，兩條胳膊俱直。金頭虎喊道：「刀紮雜毛左肋梢啦！」勝爺抽刀向外一縱，惡道用手按住刀口，黃三太等向前要刺，惡道說道：「且慢，我有兩句話說。」勝爺說道：「三太別動手，有話叫他說。」惡道七星真人趙昆福，對勝爺等說道：「貧道死之晚矣。眾位施主以後收徒弟，先要教以戒淫二字。貧道自十六七歲，專好美色，後來收了八個徒弟，我又發熏香蒙汗藥，後來我每年必得一場熱病，因此只取紫河車，不能採花了。貧道傷天害理之事，作得太多啦，死之已晚。」語畢，一鬆手，血向外一濺，躺在地亂滾。勝爺遂說道：「你們小弟兄別他吧。」黃三太小弟兄六位，這才亮傢伙向前一圍趙昆福，楊香五的匕首刀，黃三太的樸刀，金頭虎是把翹尖式鋼刀，張茂龍的鏈子錘，李煜的鏈子槍，蕭銀龍的判官雙筆，劈嚓叭嚓，骨肉翻飛。惟有腰間刺之不動，黃三太的刀下去，只聽說了一聲：「刺不動了。」金頭虎喊道：「老雜毛的腰怎麼刺不動呢？」蕭銀龍將老道的衣服向下一扯，露出藍汪汪的魚鱗，原來是腰間纏著雙龍頭桿棒，寶刀寶劍都刺不動。蕭銀龍一見雙龍頭桿棒，喜出望外，叫道：「勝三伯父！天賜之喜，桿棒有了。」老道動手之時，將小包袱擲在地上，蕭銀龍用老道的小包袱擦了擦桿棒，雙手托著桿棒遞與勝三爺，勝三爺接過桿棒，遞與諸葛道爺，說道：「道兄，物歸原主。」道爺接過龍頭桿棒，非常歡喜，念了一聲無量佛。勝爺一攏銀髯說道：「眾位，咱們殺奔寺院吧。」蠻子說道：「我不去。」勝爺說道：「賢弟不要膽怯，現有我之恩師與女劍客，俱都在寺內。」

蠻子這才點頭，勝爺率眾由北群牆越過，四老六小殺奔東禪堂東院而來。一筆難說兩下的話，勝爺等出廟之時，女劍客與壁和僧，講清規戒規，老方丈袒護弟子，二人所以殺在一處。老方丈方便鏟上中下三百六十招，女劍客的寶刃上下翻飛，霞光閃閃，二人殺成一個團，老少俠劍客觀看，只見鏟光劍光，看不出招數來了。老方丈與女劍客的武學，可稱蓋世無雙，勝爺與大伙看得目不轉睛。艾道爺叫：「勝英！你順著我的手來看。」勝爺順著艾道爺的手一看，見西月洞門外有一個和尚，手使五股托天叉，勝爺一看那宗意思，這個和尚是用叉要暗算女劍客的。你道這個和尚是誰呢？原來是八大名僧之中的第三名和尚法緣。這個和尚專好打獵，殺害生靈，他每逢出去打獵去，也許晚間去白天回來，也許半夜三更回來，今天因為星斗無光，天昏地暗，三更多天，他就由山上回來啦。先到自己住的禪堂內，見有兩個小和尚在那交頭接耳，法緣僧問道：「什麼事？」兩個小和尚遂告訴他說道：「現有勝英帶領許多的俠劍客，前來攻打白蓮寺，師祖父跟他們在東禪堂東院動手呢。」

法緣僧聞聽，遂放下打的飛禽走獸，夠奔東禪堂東院而來。走到西月亮門外一看，有個紅乎乎的人與他的師傅動手，二人殺在一處，猶如一個團兒相似。法緣僧心中暗想：「我何不在暗地中助我師傅一叉之力？」舉起叉來，前把靠著叉盤，為的是沒有聲音，方要向外發叉，又停了不發，皆因為方丈與女劍客動手，二人行高就低，忽左就右，躡高縱矮，猶如團兒一般，法緣僧有叉不敢出手，恐怕傷了他的師傅，方要照女劍俠發叉，又趕上他師傅繞過來，故此又停止。眾人都願看老方丈與女劍客動手，誰也未見西月亮門外有人，艾道爺是眼觀六路，耳聽八方，叫道：「勝英！你順著我的手兒看。」勝爺早已看明，問道：「恩師，此人可留不可留？」艾道爺說道：「此人一臉的殺氣，也是殺生害命之輩，留不留在兩可之間。」勝爺遂點了點頭，註銷一隻金鏢，說了一聲：「著！」法緣僧向東仰面躲看，這只金鏢直奔法緣的哽嚥咽喉打去，就聽得「噹啞啞」一聲響，五股托天叉落地，和尚翻身栽倒。勝爺叫金頭虎與賀照雄起鏢，賀照雄一起金鏢，冒出一股鮮血，容血冒盡，賀照雄將和尚的首級用刀割下，金頭虎將和尚的首級，拴在五股托天叉上，挑著喊道：「眾位看看！這個和尚被我勝三大爺用金鏢打死了！」廟裡的和尚一看，正是三和尚法緣，群僧一陣大亂。

老和尚心中慘切，二徒弟方被女道姑所殺，三徒弟又被勝英一鏢打死，老和尚心中一亂，方便鏟帶起了金風。女劍客劍法更鬥改路，驚動了心慈面軟的艾道爺，遂叫道：「道友！劍下留情，慈悲為是，老方丈無有死罪。」此時女劍客改的是一支八仙顛倒劍，使了六十餘劍，怎見得？有贊為證：果老乘驢削鳳毛，先師拐李劍術高。仙姑擺下絕命陣，湘子飛花神鬼逃。且說女劍客方使到「仙姑擺下絕命陣」的招數，平著寶刃奔壁和僧腰上掃來，壁和僧見劍臨切近，立著鏟用月牙一拿女劍客的寶刃，女劍客未容壁和僧用鏟的月牙子將劍拿住，早將寶刃抽回，壁和僧的鏟已經落空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女劍客趁著壁和僧的方便鏟落空，遂縱起身軀，使了一招湘子飛花劍法，奔壁和僧肋肩帶背砍去。艾道爺在一旁看的明白，念了一聲：「無量佛，道友劍下留情，可惜那大年紀。」女劍客的寶刃看看落在壁和僧的頭與肩之上際，聞聽艾道爺在旁說情，遂將寶刃向回一撤，欲待不傷老方丈，已經收招不住，竟將老方丈斷去左臂。可憐老方丈鐵鏢金剛壁和僧九十餘歲的童身，正當悟性參禪，不開殺戒，只因識人不明，收下不肖的徒弟，一時又感於護短溺愛，為徒弟開了殺戒，竟被女劍客斬去一臂。眾僧人見老方丈斷去左臂，立時右手的鏟拋於塵埃，翻身栽倒地上，一個個俱都亮出兵刃，要在東禪堂院內廝殺，一決雌雄。此時勝三爺等見群僧亮出兵刃，要以多為勝，勝三爺大伙遂也亮出兵刃，要混戰一場。艾道爺說道：「勝英且慢，不用汝等動手，不論有多少僧人，我與道友俱能當之。」又叫道：「賈明何在？速將老方丈抬在一旁，以免眾人腳踏。」賈明與香五二人急忙過去，將老方丈抬在西北角上，放於地下。金頭虎手提老方丈半節胳膊，叫道：「香五小子！我給他接上吧？」楊香五說：「賈明你別挨罵啦，你看看群僧與女劍客在那殺上了。」單說眾僧容賈明、香五將老方丈抬上，遂一擁齊上，團團將女劍客圍住。此時女劍客一柄寶刃，猶如削瓜切菜一般，只見殺得人頭滾滾，鮮血淋漓。艾道爺掌劍護住東西兩面，不叫僧人越過界線與勝爺等交手，艾道爺猶旋風一般，時而東面，時而西面，僧人有向前進者，輒被艾道爺的寶刃削折兵刃，於是眾僧不敢前進。戰了工夫不久，帶傷者不知有多少，身首兩分及腰斷兩節者三十餘人。法藍見如此光景，情知不能報復，艾蓮遲尚未動手，女劍客一人尚不能敵，遂對法吉等使了一個暗令子，在混殺之時已經潛逃無蹤了。其餘那些僧人的武技都不如法藍與法吉等人，女劍客如同虎入羊群一般，艾道爺見此光景，不忍多事殺人，遂大聲喝道：「勝英！你還不收場？再待一會，這群惡僧將盡矣。」勝爺這才抱著魚鱗紫金刀大聲喝道：「眾僧人聽真，有拋傢伙不戰者，站在南面，不論奸歹，決不能殺害。勝英等此來，為的是救被難的少婦長女，汝等如不作戰，可拋了兵刃，任憑逃生，決不追殺。如其不然，勝英的魚鱗紫金刀，混殺亂刺，一個也不留！」

此時眾僧人一聽此言，正苦無暇逃走，不啻半空中下了一道敕旨一般，個個拋了傢伙，跪在塵埃，女劍客這才收了招數。

地下的死屍橫躺豎臥，受傷不能動轉的哀求求饒者觸目皆是，死於非命者三十餘人，受輕傷能自爬起跪於勝爺面前者五七十人。勝爺說道：「汝等乃一時之愚，既往不究。我且問汝等，白蓮寺廟中所藏的婦女，俱都在何處？」其中有老實的僧人說道：「這些事連我等也不知道，廟內有兩個老人，是伙居道，伺候我們二當家的，派人將他們找來，便知底細了。」勝爺問道：「此二人現在何處？」那和尚說道：「這一陣交戰，可不知他二人哪裡去了。」歐陽大義士說道：「我知道他二人現在哪裡。因為我在三更來天的時候，給黃三太他們盜傢伙與大衣服零碎東西之時，我看見這兩個王八羔子。」小英雄們在廟外之時，是空著手呢，亂刀刺老道，哪裡來的傢伙呢？皆因為廟中的老方丈與艾道爺交談之時，群僧都齊集在東禪堂東院，歐陽大義士乘那時進了白蓮寺，在地窖子之中，將三太等的兵刃衣服俱都盜出，交與小弟兄們了。歐陽大義士在盜物之時，早在各處留心婦女們都在哪裡，尋找多時，並不見少婦長女們的下落。在眾僧跪求饒命之時，歐陽爺先告知勝三爺，叫勝三爺問群僧們少婦長女的下落，故此勝爺質問群僧女子的收藏所在。哪知道法慧僧所作所為，群僧是毫不聞問，法藍僧雖然有些知曉，皆因為法慧偷盜竊取，每逢偷著古董玩物，輒送給法藍僧，法藍僧知道，佯作不知，任法慧所為。先前廟中有四個老伙居道，掌管廟中的地畝，伺候掌院僧法藍、法慧、法緣、法寶等，後來法慧由外面用竹皮箱子向廟中運婦人女子，事被老伙居道知曉，那兩個伙居道勸止法慧，說：「此廟乃正悟參

修，清靜所在，老方丈壁和僧費盡心血，募化十方，才招集這些修道僧人，不許污染此廟。」法慧不聽，那兩個伙居道要稟報老方丈壁和僧，法慧聞聽大怒，遂用香砂迷魂袋將那兩個伙居道迷了過去，用繩子捆好，提出廟北山上，將兩個伙居道俱都殺死，擲在山洞之內，然後告訴群僧，如有從中作梗或走漏風聲者，與此兩個伙居道一律處治。由此四個老伙居道剩了兩個，這兩個只有忍耐而已。從此廟中的僧人，對於法慧所作之事，無敢過問者，任法慧所為，法慧姦淫完了婦女，再叫他的徒弟們姦淫。如今勝爺問婦女們的下落，有僧人告訴尋找這兩名伙居道。歐陽爺說道：「我知道這兩伙居道，我盜東西的時候，見有兩個伙居道藏在花園叢中，誰知道此二人挪了地方沒有？」勝爺遂打發金頭虎賈明將那兩名伙居道找來。

這兩名伙居道見了勝爺，跪在勝爺面前。勝爺一見這兩個伙居道，俱都是慈眉善目，趕緊用手扶起，勝爺說道：「如今白蓮寺的僧人，惡貫滿盈，已經伏誅。找你們二人，並不是別的事，所為問汝等在此廟中窩藏的婦女現在何處？」伙居道說道：「勝老爺子，此廟之事，無有我們二人不知的，這個窩藏婦女所在，就在觀音堂西北隅地道之內。」遂叫兩個伙居道在頭前引路，艾道爺與女劍客在前，勝爺大伙在後面跟隨，來到觀音殿。女劍客先參拜了觀音神像，然後艾道爺與勝三爺等，大伙一同參拜觀音，拜畢觀音神像，這才由二老伙居道帶路，奔殿之西北角，有一個五尺粗的大磨盤相似，上頭按著一朵蓮花，蓮花梗有個像粗飯碗似的東西。二老伙居道指著這塊磨盤說道：「每逢婦女們由此處下去，裡面什麼樣，我等沒進去過。還有一件事，裡面有兩個大案賊，是法慧僧半路收的師弟，皆因為法慧僧黑夜提著箱子，裡面裝的是婦人，這兩個大案賊要見面分一半，被法慧用香砂袋將他二人迷昏過去，捆好了弄到廟中，用解藥解過來，法慧問他倆怕死不怕？你道大案賊更怕死，不住的求饒。法慧說：「既然怕死，我將你二人解了綁繩，放開你們，收你們作個師弟，你們可得聽我調遣，不許二心。兩個大案賊應允，落了發作了法慧師弟。聽說法慧叫這兩個大案賊，專管看守此地道，法慧收他們兩個人，皆因為愛他們兩個人的武技高強。不論哪位要是下去，可得小心留神，以免受此賊子的暗算。」勝爺聞聽點了點頭，遂說道：「多勞二位的指教，勝英感激非淺。」勝爺這才叫金頭虎掀磨盤。金頭虎說：「咱們有力量，這個磨盤，一提就開。」語畢，遂上了磨盤，提著蓮花梗，挪了半天，磨盤紋絲兒都不動。賈明累的黑紫臉變成了青白色，遂叫道：「三大爺！這兩個伙居道不是好人，他冤咱們，快將他們宰了吧。」歐陽大義士叫道：「賈明你是渾蟲！你站在磨盤上提蓮花梗，磨盤焉能動轉呢？你快滾下來吧，看著我的吧。」賈明由磨盤上跳下來，歐陽大義士由腰間兜囊之中，掏出一條絨繩，拴在蓮花梗上，用力一拉絨繩，只見磨盤向左一轉，閃開半面。歐陽大義士解下絨繩，將絨繩帶在囊中。一看這個地窖子口有一層銅鐵網罩著，女劍客用寶刃將銅鐵網削斷，眾人圍著向裡一看，黑乎乎深不見底，地窖子口有三層倒下的台階。晃著火折子一看，有一棵大立柱子，約有一圍來粗，上下必須爬此柱子，將柱子磨的異常光滑，再向底下看黑乎乎看不真切。此地道有三丈餘深，上下之人非有本領不可，不然不能下去。眾人看完了，俱都面面相覷，誰也不敢下去。勝爺是俠客身份，不能下去，歐陽大爺平生不近婦女，艾道爺也是不近婦女。楊香五說道：「賈爺能下去。」賈明說道：「宰了半天和尚啦，我要下去，好叫和尚宰我？咱們的人不死一個，你就不樂意。」艾道爺念了一聲無量佛，遂叫道：「道友，方才在東禪堂東院，道友大開殺戒，傷三十餘命。如今道友若能下地窖子，救出這一群無辜的婦女們，庶乎可以功過相抵。」兩個伙居道說道：「請你多留神，裡面可有我們法慧僧兩個師弟。」